

青年文庫
希臘漫話
羅念生著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青年文庫
羅念生著

希臘漫話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初版

青年文庫

希臘漫話

每冊實價國幣十四元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作者 羅念生

行人 盧德安

行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重慶分社

重慶 民生路

印刷所 文化建設印刷公司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青 年 文 庫

主 編

趙	程	朱
紀	希	雲
彬	孟	影

編 審 委 員

馬	朱	老	王
宗	光		平
融	潛	舍	陵
楊	陳	臨	梁
振	西	晶	實
聲	澄	清	秋

序

我曾經在希臘住過一年，對於這古代的文化，近世的風習都發生一種強烈的情感。

回來後寫過一些零碎的文字，描繪我那一年所記取的印像，自從事變後又寫了幾篇希臘抗戰史話：總共起來也有二十篇了。可惜有些底稿已經散失了，無法搜集在這裏。集中關於波斯戰爭的故事多取材於希羅多德（Herodotus）的「波斯戰爭史」。我總覺我們的國運和古希臘的國運很有相似之處，我們讀了這些史話當更加興奮！又關於亞歷山大的故事多取材於阿利安（Arrian）的「亞歷山大行軍記」。西西里島上原有許多希臘城子，我那次原是要參觀那些古建築的，因把那篇遊記也收入這集子裏。

如今日爾曼人南下行兇，很令人憤慨！希臘人這次爲自由而戰，又造出許多轟轟烈烈的史話，我們彼此都深表同情。希望我們這聯合陣線勝利後，希臘人又得恢復自由。我謹將這集子獻與東西這兩個古國的抗戰英雄。

三十年八月七日，峨嵋山下。

希臘漫話 目次

序

古希臘與中國

希臘精神

雅典之夜

雅典城美國學院

西西里遊程

焦大

馬拉松之役

御前會議

死守溫泉關

希臘漫話 目次

希臘漫話

薩拉密斯海戰

亞歷山大行軍記

象戰

亞歷山大受傷記

亞歷山大之死

怎樣研究希臘文學

希臘悲劇的特點

希臘雕刻

希臘漫話

古希臘與中國

我們通常都覺得東與西原是兩個方向，特別是古希臘那樣遼遠的地域，那樣古昔的時代，好像和我們全沒有一點兒關係。其實我們在古時也受了一些希臘影響，雖不像西方人那樣全盤接受。這影響且可以從文字上看出來。記得好幾年前我曾碰着一位化學博士，這博士還沒有「博」以前，寡言默語，絕不談什麼歷史文化，只會說什麼二養化炭，三養化水。可是當他剛剛才「博」了那晚上，他便口若懸河的告訴許多洋毛子說，英國文字很受了一些東方的影響，如像「茶」字轉成了 Tea 字，「Typhoon」原是「颶風」的譯音。那些毛子聽了參僂參僂。我那時初初認識幾個 Alpha, beta, gamma, 忙去翻開字典查查，那知 Typhoon 原作 Typhon, 又作 Typhaon 和 Typhoeus。這原是希臘神話裏的大力神，雖然也就是「颶風」，却難担保這字的古希臘音也作「颶風」，而且這

「虞」字也難担保是一個古字。

我現在要說的是中文裏的古希臘字。司馬遷老先生說過葡萄是從亞刺伯輸入我國的。北平燕大的司徒雷登博士——這博士不是那博士——且告訴我們，「葡萄」二字原是希臘文 *Bots* 一字的譯音。據他說有一把漢鏡上刻着有葡萄花紋，很像古希臘的浮雕。我會經請教過司徒先生，他說得條條是道，但我問他那把漢鏡保存在什麼地方，他一時可想不起來，也許是跟着人家出洋去了。（後來成都華西的葛維漢先生拿了一把葡萄鏡我看，那上面雕着很均勻的一串一串的葡萄，雖沒有枝葉，但也很素雅可愛，依照樣式看來，恐怕是唐代的東西。）那位司徒先生還說「蘿蔔」二字也是希臘文 *Rhaphe* 的譯音。此外有一位東方人且說「西瓜」二字是 *Sikua* 的譯音。我初讀這生字時總記不清是什麼意思，經他這樣一提，我記不清也記得清了，這大熱天我出門不就看見許多冬瓜白瓜？還有石榴也是同葡萄一塊兒輸入的，只可惜 *Khola* 一字和「石榴」的字音相差得太遠了，要不然，我也可冒充一個發現家。

關衛先生著了一本「西方美術東漸史」，（已由熊得山先生譯出，商務，）裏面說起一些有趣的史話。

據說是那位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說過，有一位希臘商人，名叫阿理忒阿斯（Arsteas）的約在紀元前第七六世紀之間到過我國西境。當日的西方人叫我們做 Sese，這名字是從「絲」字轉成的，由 Ssu 變成 Ssu 再變成 Sese 又變成拉丁文 Setae。有一次我讀荷馬斯（Homer）的短詩，就遇着這樣一個拉丁字，沒有去查，先生問到我時，我只好紅臉。我們知道亞里斯多德研究過一種蠶子，那也許是由我國盜去的。據說還有一位希臘商人名叫瑪厄斯（Maes）的實曾到過 Serametropolis（意即絲國之都），德人里托芬（Richthofen）咬定說那就是漢長安，但也許是我國西部的城市。當日天山南路的喀什噶爾是著名的國際大市場，這位希臘人也許到過那兒。此外我們有一個證據可以證明希臘人到過我國，那就是漢書地理志裏面所載的張掖郡（即今甘肅）內的驪軒人，據說那些驪軒人原是從一個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移來的，雖說不定是哪一個亞歷山大

城，但總是一個希臘系的城子。

當日的東西交通有三條道路。第一條是天山北路，即是由黑海到阿速夫(Азов)海，跨過佛爾加(Volga)河到裏海，再穿過吉利吉斯(Kherson)大平原，爬上阿爾泰山，爬上天山。第二條是波斯南路，由小亞細亞經過米亞不達米亞東行。第三條是由海道到廣東。這些交通留下一種很真實的痕迹，那便是希臘的藝術精神。據說四川雅安縣高岡墓旁的有翼的石獅上面所表現的希臘精神便是由海道傳來的。那石獅刻得很簡單雄勁。

若干年前希臘人跑到大夏，大月氏居住，為那些本地人雕刻了許多佛像，即所謂犍陀羅(Gandhara)式的雕刻。這一種藝術精神又分兩路傳到我國：第一路從大月氏經過烏孫，越過葱嶺來到我國；第二路南下到印度，成為希臘印度藝術，又回到葱嶺來到我國。我國最早的千佛洞要數敦煌的莫高窟，那是前秦時代開鑿的，那裏面的佛像便是犍陀羅式的雕刻。此外大同的雲岡，洛陽的龍門，寶山的大窟聖窟，北響堂的刻經洞，釋迦洞，大佛洞，南響堂的韋嚴洞，般若洞，大原的天龍山等處的石刻多多少少都表現這種

藝術精神 雲岡有幾個浮雕小佛像，好像柏林收藏的斯巴達墓碑坐像那樣古拙、那樣帶着古拙的微笑。（如今這些無價的藝術品不知流落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們的亞歷山大必能東去把它們取回。）

此外不知我們還直接或間接受了一些什麼希臘影響？如果有人肯在那些山道上或海道上去尋找，許還可以找到古希臘的歌舞隊翩翻飛舞來到唐宋的宮前時所遺下的蹤跡。

希臘精神

希臘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最高峯，是近代文明的泉源：近代的哲學，文學，藝術以及民主政體都是從希臘傳來的；我們東方的美術很顯然的受了希臘影響，試看我們的佛像不就像希臘古拙期的日神像？希臘精神的特點很多，我只提出下面這幾點同諸位談談

（一）求健康的精神：希臘教育很注重身體訓練。斯巴達的教育目的是為造成強健的軍人，特別注重體格訓練。據說他們的女子可以同男孩兒角力，不管這習氣我們贊不贊成，總可以表示他們的特殊精神。雅典的教育却是為造成完善的公民，也很注重身體訓練。

現在談談雅典的教育方式。亞里斯多德說過六七歲的小孩子依然是動物，因此在這個幼稚時期總讓他們生長在閨中，受一點家庭教育。滿了六七歲，他們就進初級學校，受的是音樂與身體訓練，還習一點數目學，誦一點荷馬的史詩。十四歲進高級學校，習

文法，文學，圖畫，幾何等科。到了十八歲，教育就算完成了。此後得受兩年軍事訓練，直到六十歲都得要服兵役。在這受訓期中，還可聽聽哲學演講，這是我們的軍事訓練裏面所缺少的。愛訓滿了，他們便取得公民資格，有的回家做農夫，有的再研究哲學和雄辯術，這後者可以使他們成為演說家，取得政治地位。希臘人愛打官司，或者說愛聽人家打官司。他們到了法庭上，雙方都得親自出來分辯，只有外邦人和奴隸才請人代表。據說有一位雄辯家收了一個門弟子，那高足學得了滿口辭令，反而不付束修，師傅便要去告他，他却說：這官司他打贏了，自然不付學金；萬一打輸了，那只怪先生沒有教好，他也不付半文錢。真氣壞了那老夫子！

現在談談他們的日常生活。每天早上男人得到市場裏去買東西，正如我們現在的大學教授提着籃筐上大街。那些雅典人真是政治動物，總愛打聽政治新聞。直到如今，他們見面總是問：「閣下對於目前的政局有何高見？」他們還可以在那兒聽哲學演講，如果他們遇見蘇格拉底，那就夠苦了，頭老頭兒會問得他們啞口無言，把聰明變成蠢鈍。

到了下午，他們便到柏拉圖的學園裏去讀書，聽音樂，欣賞藝術；然後運動，沐浴，約朋友回家晚餐。他們認為一個人吃東西只算「喂」（Feed），要有人共餐才是「吃」（Eat）；這年頭我們請不起客，「喂」的時候很多啊！他們進餐時，桌上沒有酒，餐後才「聚飲」，（有人把柏拉圖的「聚飲」譯作「宴會」似乎不很妥當，）談論哲學，蘇格拉底可以同他們談到天明，他稍息片刻精神就復原了；試看我們的大學教授講了兩個鐘頭就上氣不接下氣，比起人家差多了。

他們很少享受家庭生活，他們過的是社交生活，宗教生活，藝術生活，特別是陽光生活，他們的陽光那樣清明，絕沒有我們這樣的霧，甚至他們的思想也那樣清明，沒有一點霧。他們一生都在受教育，教育的目的是為人生而不是為生活，這和我們現代的教育觀念多麼不同啊！

健康的身體養成健康的靈魂，健康的頭腦，他們的智力也就特別高。有一位近代生物學家說過，人類的智力自從古希臘時代後並沒有什麼進步，他認為希臘人與英國人的

智力差別遠大於英國人與非洲黑人的智力差別，這話許不差。雅典城在那短短的五百年內竟產生了那許多人才，也許只有花城（Florence）的人才可以和雅典城的一比。花城博物館的長廊上立着兩排石像，那盡是他們的天才家，但只須一個荷馬，一個菲狄亞斯（Phidias）便可以把他們壓倒。

（二）好學精神：埃及人和腓尼基人愛的是黃金，希臘人愛的却是學問，他們為學問而求學問。亞里斯多德說過：「哲學家是一個求知識，為知識而求知識的人。」原來「哲學」二字的希臘本義就是「愛好智慧」的意思。

希臘人富於好奇心，急於要求知識。他們敢於問「為什麼？」他們對大自然發出過許多疑問，想求解答。如像世界變不變這問題，就有哲學家出來辯證，說一個人不能在「一條河裏涉過來又涉回去」。

希臘人是一個喜歡用思想，用理智的民族。理智的運用可以產生科學，科學方法和抽象的思想。他們愛求事實，愛旅行，亞里斯多德到過許多地方去搜集科學材料。

(三) 創造精神：希臘人的思想活潑，自由，不受宗教及其他的束縛。只因他們的想像力很高，善於變化，他們才富於創造精神。

他們採取少許的外來影響，如埃及和小亞細亞的影響，漸使成爲他們自己的東西，成爲一種新的東西。柏拉圖說過：「我們把一切從外邦借來的東西變得更美麗。」他們吸收過後再行創造，這是我們應該取法的。

外來的影響究竟很少。凡是哲學，科學，藝術，特別是建築，以及文學上的各種形式，如像史詩，戲劇，抒情詩，演說，對話，歷史，小說，文學批評都是希臘人創造的。

(四) 愛好人文的精神：我們東方人對於人生的知識只求一知半解就算滿足。希臘人是人文主義的發現者，他們首先要完全了解那永恆的人性，了解人類的行爲與心理。他們的雕刻只注重人體，文學專討論人性，惟其這樣，他們的文學才能永久存在，我們如今讀起來還覺得親切。甚至他們的神也是人化了的，很富於人性。他們的戰神會打